



行走在冬野

■ 王岗 北京

我喜欢在冬日清晨到田野里走走，看大地铺上淡淡白霜，看觅食的麻雀在地头啄食，看炊烟从屋顶悠闲升起，每每此时，总会想起些什么。

走进田野，也走进冬的深处，在一土坎背风处拾起一枚落叶，舒展的筋脉，宽大的叶片，还能隐隐看出的深红底色，都在述说其繁盛的夏秋时光。和叶子一起，挥手秋日的缤纷，走进冬的静谧，在荣枯变换间体味繁华与落寞、丰盈与深邃。人生与树木一样，总会经历春夏秋冬、起落沉浮，落下是结束，也是开始。

静静地看沉默的冬，原野失荣，草木失色，山河淡远，百兽归隐，枯叶扑向大地，世界恢复到原始的朴素。感一份冬之静美，品一株草木心绪，赴一场梅雪之约，悟一种冬之情怀。在时空交替中感受这个季节的严酷与坚强，体味粲然的欢喜与凋零的惆怅。

一阵风吹来，一撮土遮盖住了叶子，不久的将来，在春天温暖潮湿的地气作用下，叶子很快就会零落成泥，带着一生的记忆和牵挂，融入大地。离别总是带着伤痛与不舍，“请相信，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样想来，告别不是遗忘，而是思念的开始，枯萎不一定是消亡，或许是另一种相遇。

那个冬日，北风呼啸，天空飘雪，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年轻时，母亲身躯挺拔，身材匀称，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母亲做的衣服和鞋子非常合体，我们穿在身上，常常招来同伴艳羡的目光。眼看着，我们长大了，岁月变老了，不知何时，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弱，最终像枝头的秋叶一样走向凋零。母亲离开时是在睡梦中，倍受病痛折磨的脸上带着久违的微笑。

腊八粥，味蕾上的乡愁

■ 李东花 河南焦作

冬日寒气逼人，在外奔波的日子，总是心心念念母亲熬制的腊八粥！童年时，日子跌进了腊月，我们便眼巴巴地盼着过腊八节。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盆前，听母亲讲腊八粥的由来。

每年腊月初八这一天，鸡刚叫头遍，母亲就悄悄起床了，添上半大锅水，把头天晚上泡好的绿豆、小红豆、黄豆、花生倒进去，放几颗干枣，抓一把红薯干，把已洗好的大米、小米放进大铁锅里，慢慢煮。母亲坐在灶台前，不停将晒干的棉花杆放进灶膛里，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火光映红了母亲年轻的脸庞，温和的笑意便在母亲的脸上晕染开来。

当早晨第一缕阳光爬上屋顶，大铁锅里的腊八粥散发出徐徐的香味，母亲朝着屋里喊：“孩子们，起来喝腊八粥了喽！”母亲总是先盛好一大碗，让我给上房屋的祖母端过去，然后再把盛好的腊八粥放到小桌子上，我们兄妹几个端起碗来，顾不得粥烫，吸溜吸溜喝起来。母亲站在边上，嗔怪笑骂着说：“小馋猫，慢点喝，没人跟你们抢，锅里多着呢！”

一时间，腊八粥的醇香清甜溢满舌尖，再配上自家腌制萝卜干，爆炒的酸菜，更增添了粥的美味，唇齿留香之际只觉得有一种暖，慢慢传递到四肢，让人生出一种懒洋洋的惬意，幸福极了。

人生是一场相遇，也是一次告别。有些相遇，一旦开始就会牵绊一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刻下永恒印记。有些告别，离开了便永远不会重逢。珍惜每一次相聚，珍藏每一声欢笑，美好的过往就让它在我心中沉淀。

人生有喜悦，也有缺憾，时光在年轮中铺展折叠，留下斑驳静影，也留下岁月印痕。席慕容说：“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

在物换星移岁月更迭中，人宛如一株草木，从青葱到繁茂到萧条，从懵懂到成熟到睿智，从青丝到白雪到荒芜，从喧闹的繁华长街，走到沉静的冬日旷野。年少时追逐繁星春水，喜欢在春天漫步，感受“杏花吹满头”的繁茂葱茏，老了喜欢安静下来，慢慢品读旷远留白深藏淡然的冬野。

冬野是美的，不是寻常的美，是从春天一路走来，千帆阅尽从容平淡的美，是体验了夏的繁盛秋的丰盈之后尘埃落定的美，它用淡看得失宠辱不惊的平和包容，将所有的零落寂寥雨雪风霜默默纳入怀中，在静默中回味咀嚼，品咂思考。

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风景，冬日苍凉，岁月沧桑，冬用自己的隐忍包容成就了其他季节没有的磅礴辽阔。冬是酝酿的季节，面对即将到来的簇新蓬勃的春，它用心中满满的希望抵御外界的萧索荒寒。季节变换中，冬懂得了随遇而安，学会了适应环境，淡看时光带走的，珍藏岁月留下的。

冬，寂静无声，冬，旷远丰盈。

不必慨叹季节流转，岁月无情，每一个四季轮回，都是一种重生，人世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在未来的旅程中会遇见什么样的风景。



腊月初八，家家户户的灶间氤氲的热气中，有了暖暖的、浓郁的化不开的腊八粥清香。

母亲爱说，腊八粥是送信的邮差，在腊月最寒冷的日子，送来了春天的第一缕信息。过了腊月初八，离春天的门槛就更近了。

时光如流，岁月在成长，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每到腊月，依然向往那一碗清香四溢的腊八粥。我也早早备好各种煮粥的食材，学着母亲的样子，给家人熬腊八粥，细心的女儿特意要求，让我多加了桂圆和紫薯，说是给姥姥姥爷增加点营养！

我手捧起热腾腾腊八粥，感觉红彤彤的年迈着欢快脚步，喜盈盈向我走来，未来可期，好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在腊八粥暖暖的香气里，我仿佛回到时光深处的故乡，麻雀蹲在老槐树上喳喳叫，炊烟萦绕在老屋房顶，年轻的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着，那天的阳光真好，如头茬韭菜一般鲜嫩……岁月如歌，思念如花，在我低头喝腊八粥时，璀璨绽放！

母亲熬制的腊八粥，那是一碗缠绵在儿女唇齿间的乡愁，饱含着浓浓的爱意，承载着一代代人美好的期许，传承着勤俭持家品格，在时光的年轮里，生生不息地延续。

孤独

■ 梁艳 广西崇左

遵循内心的想法，不去附和外界的牵引与影响，这样的感觉常常让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寂寞的角落，就像墙角悄悄吐露的小蔷薇，你并不渴望旁人驻足赞叹，你只向着阳光的方向，一点点去努力绽放。

孤独的定义往往蕴藏某种令人无法触摸的痛点，好比人生中的某个巷道，你无意转身或背离，却让岁月的剪刀一分为二，从此烟波浩瀚，难再回头。

姬神的《孤独》是孤独的，也是饱含深情与力量的。在一个落日的黄昏铺满美丽的晚霞之时，一个人踩在幽林小径的溪涧旁，晚风轻吹起树叶的绿袖，小溪在日暮下涓涓细流，心空的广袤宽广无垠，就像姬神的《孤独》饱满而又隐蔽的悲调正在心田静静流淌，时急时缓，时高时低，时清澈时暗哑，在音符的潺潺流淌中，空灵，曼妙，仿若一缕忧伤萦绕，恰似一花一草在自然开败，有如浪花翻覆，好比春秋烙上一串串无人知晓的印痕……

孤独的滋味竟是那股暗流涌动，孤独的情感来得如此不动声色。风继续吹，生活所演绎的孤独，一丝丝，一缕缕，深刻而饱满，薄凉中蕴含着不屈的执着与坚毅。

风是孤独的吗，窗外的夜色也是孤独的吗？六月的荷花绽开了怒放的花蕾，在寂静的池塘中随风摇曳，它们亦是孤独的吗？《活着》里的福贵呢？眼见一个个至亲至爱的家人在自己眼中消失离去，一个人的晚年孤凄无伴对月无语，只能日日与一头老牛对话，福贵他也是孤独的吗？

当夜空的闪电雷鸣划破穹苍的寂静，人生的分水岭一道又一道无声息地渐渐变得不清，慢慢变成模糊。一棵昂头站立的树，站成了岁月，站成了春秋，也站成了永恒。而生命的孤独，谁最有资格去破解它的数据与密码？

天苍苍，野茫茫，沧海变桑田的巨手仅在瞬息之间。从前耕种织布的前人，如今拥有豪车豪宅的芸芸众生，天空依旧飘着美丽的云彩，却无人知晓，生命的下一站，风会向哪方吹？

孤独就像生命的一道色彩，有人轻描淡写，有人浓墨重彩，有人行走在大海的浪尖，有人数着日出又日落。

梭罗的《瓦尔登湖》如同自己阅读的一个视角，在一遍又一遍的重读翻阅中，透过重重自然的辉光，自己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思想的厚积薄发，更是一种生命在孤独中穿透的支撑与力量。寂寞不是孤独的演绎，孤独就像灵魂的一盏明灯，它会让你在一个人的踽踽独行中更加的坚定和勇敢。梭罗是孤独的，瓦尔登湖也是孤独的。但是，梭罗却把瓦尔登湖的日夜一点一滴地揉合进自己的情感和灵魂里，与天地为栖，与草木为伴，与美丽的瓦尔登湖深情对话。梭罗并不孤独，瓦尔登湖也因为梭罗的到来焕发永不磨灭的神采。

刘同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有这么一句话：“曾经我认为，孤独是世界上只剩自己一个人。现在我认为，孤独是自己居然就能成一个世界。”

尘世万千繁华皆是过眼云烟。唯有活在当下，感受当下，哪怕你是一只孤独的鸟，也要在黑暗中振翅而飞。

余秋雨说：“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如果说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那么，遵从自己的内心，听从自己的声音，你就是一个不惧暗礁湍流的灵魂摆渡之人。